

俄羅斯文學叢書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耿濟之 耿勉之 同譯

公共學社

1923

興登堡成敗鑑

一册四角

赫赫有名之興登堡將軍。以丹能堡一役。力戰敗俄。一躍而爲德軍之主帥。統數十萬雄師。馳聘東西歐戰場。後雖失敗。固一時之豪也。是書爲法國蒲哈德原著。林琴南先生譯。歷敘興登堡幼時許國之誠。從軍作戰之勇。以及歐戰中如何鏖撲強鄰。如何受挫。協約以生動之文筆。寫名將之生平。嗚呼叱咤。可歌可泣。愛讀英雄傳記者。不可不讀此書。研究歐戰掌故者。不可不讀此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初版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者 耿濟之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福州 廈門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元(1219)

文學研究會編輯

世界文學叢書

雪朝

爲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璣，郭紹虞，葉紹鈞，劉延陵，鄭振鐸八人的詩集。這詩集足以表現各著者的個性與不同的風格，及時代的精神與共同的趨向。

定價每冊五角

春之循環

印度太戈爾原著劇本，瞿世英譯。述一國王見白髮而懼，詩人爲作一劇，指示人生之意義。哲理至深，而譯筆極能明達，足藥青年的鬱悶病。一冊定價三角

意門湖

書爲德國斯托爾姆之短篇名著，唐性天譯。是敘述孩兒的情愛之作，描寫情景，栩栩如生，蓋所表演者都爲著者自己之經驗，所描寫者又是故鄉之風景，能使無數人與著者同情同感，得一深深的印象。一冊二角五分

阿那托爾

譯者郭紹虞，作者顯尼志勞。這劇共分七幕，每幕可以獨立，內容是敘阿那托爾與七個女子的愛情的變幻，如在一個單絃上撥彈出許多好音來，真可令人嘆觀止。

定價每冊四角

小人物的懺悔

此書爲俄國安特立夫在歐洲大戰時所著。安氏於日俄戰爭時曾著紅笑一書，爲非戰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書亦爲描寫戰爭慘狀之作。而純以個人之感觸，烘托出大戰之殘酷。讀此雖好戰者亦當爲之黯然。一冊定價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 說

——> 世界名著 <——

共 學 社 譯 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 名	著 作 者	定 價	內 容 述 要
復 活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三冊 二元五角	敘一少年貴族欲從深坑中救一墮落的女子；其描寫之深切，讀之令人不忍釋卷。這書的背景是竭力描寫當時俄羅斯的政治組織及社會組織的醜惡。全書情節委婉，感人極深。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一冊 五六角	共有托氏短篇小說十篇。是揀選最好的十篇，譯成一集。托氏壯年時所作與老年時作的迥不相同。讀此可以窺見作者思想演進之跡。
父與子	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一冊 一元	美國批評家 L. Pholps 評此書為表現六十年前俄國政治家的圖畫而遺留後世一個不朽的藝術的作品。
前 夜	屠格涅甫著 沈顯譯	一冊 八角	葉林娜是一個見解卓絕的女英雄。獨垂青於志士般沙洛夫。經許多波折，卒成佳偶。
甲必丹之女	希普金著 安壽頤譯	一冊 五六角	這書在俄國歷史上占極高地位。所敘情節極悲歡離合之致。而其描寫當時風俗人情，亦極深切。

易卜生集

第一集 一冊
定價 一元

潘家洵譯 胡適校

易卜生所著戲劇，每一劇中，都有一個主義，都有一把悲天憫人的辛酸眼淚。是書共分三劇：一，娜拉描寫家庭中爲家長者種種自私自利之惡德；二，羣鬼是悲憫青年墮落之遺害無窮；三，國民公敵是攻擊社會上僞君子種種欺騙奸詐行爲，隨意抒寫，十分痛快，真是筆下有刀，誠有關世道人心之作，幸閱者勿作爲小說觀。

世界叢書之一

林

肯

一冊 定價三角

沈性仁譯 胡適校

此書係英國現代文學家德林瓦脫 John Drinkwater 氏所編之歷史劇，共分六幕，關於林肯一生之梗概，以及美國南北戰爭之情形，可謂詳細靡遺，令人有百讀不厭之概。從來歷史政治之戲劇，平常人向來不甚歡迎，而此劇曾在英美開演，閨動一時，實爲空前之大成功，此亦可以知其名貴矣。

世界叢書之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目次

(一) 劇後.....	一至六
(二) 侯爵夫人.....	七至二十五
(三) 伏洛卡.....	二十六至四十七
(四) 居家.....	四十八至七十
(五) 鄰人.....	七十一至一百四
(六) 無名的故事.....	一百五至二百四十四
(七) 厭聞.....	二百四十五至三百四十一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耿濟之同譯

(一) 劇後

娜卡載萊尼同他母親從戲園裏回來，那天這戲園裏正扮演一齣戲名叫『意甫該甫倭尼基納』跑到自己的屋子裏去，趕緊脫去衣服，散著髮辮，穿了一條短裙和襯衣，立刻坐在棹子旁邊，寫一封和達姬一樣的信。

他寫道——

『我愛你，可是你不愛我，不愛我！』

他寫著寫著就笑起來。

他那時候不過十六歲，他還沒有愛上誰，他却知道軍官郭爾男和學生格羅慈基都很愛他；可是他自從那一天晚上看完戲以後，對於他們的愛情忽然生出疑惑。做失愛的和不幸的人——那都有趣呢！他覺得一個多愛些，別一個冷淡些，那是一件很有意思，很驚人，並且含著詩味的事情。

在那齣戲裏倭尼基納以絕不愛人爲有趣，達姬却老想迷著他，因爲她很愛他，假如他們能够互相戀愛，享受幸福，那這件事情也就枯澀無味了。

娜卡想起郭爾男軍官來，就住下續寫道：

「你也不用在我面前堅證說你愛我，我也不能夠信你。你是很聰明，很有學問，很嚴正的人；你有絕大的天才，未來的光明正等著你，我却是一個不幸低微的女兒；並且你也深知道，我不過能做你生活上的阻礙。雖然你還注意，我想著用你自己的理想來迎合我，然而這一定是錯誤，現在你一家已經生出後悔，並且自問自道：我爲什麼要同那姑娘親熱呢？可不過因爲你這個人太慈善，所以也不願意承認呢……」

娜卡寫到這裏，覺得自己身世飄零，禁不得就流下淚來，重又寫道：

「我很不忍離開我那親愛的母親和弟兄，要不然我就披上袈裟，隻身遁去，到那人跡不到的地方另討生活。那也就成了自由的人，可以另愛別人了。唉，我還不如一死呢！」

娜卡和著一泡眼淚，也辨別不出寫得是甚麼；只看見在棹子上，地板上，和頂棚上，一條一條的短

虹不住的在那裏搖蕩著，彷彿是從三稜鏡裏看見的一樣。他也寫不上來，就往椅子背上一躺，想起郭爾男來。

男子真有趣，却真能撩人呀！娜卡想起他們一塊兒談論音樂的時候，他那又溫柔，又口吃，並且時常錯誤的言詞真是何等的有趣。也老竭力的使自己的噪音不顯出卞急的樣子。在交際社會裏頭，那冷靜的頭腦和驕傲的習氣就算作那人有高等教育和道德表徵，自己的嗜好不得不收藏在一邊。他也知道這樣的藏著，可是終有時要流露出來，所以別人也全知道他對於音樂十分嗜好。有人不免要不斷的議論音樂，或者有不解音樂的人偏要發出那可笑的言論，他却還持著常態，好像恐懼膽小似的一句話也不說。他風琴撫得很好，和善於風琴的人所彈的一樣。假如他不做軍官，他也可以當一位有名的音樂家呢。

眼睛裏的眼淚也乾了。娜卡斗憶起郭爾男曾在音樂會上和他講過愛情，以後在穿衣架旁邊也講過一次，那時候正拂拂的吹著微風，她又往下續寫道：

「我很喜歡你同學生格羅慈基認識，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你一定也愛他，昨天他在我家裏，

坐到兩點鐘纔走。那一天晚上我們都很快樂，可惜你却沒有來。他講了許多有趣的話。」

娜卡用手按在棹上，頭枕著手，她的頭髮蓋滿了一封信。他記得學生格羅慈基也很愛她，她也應當有一封和郭爾男同樣的信纔好。不過還要怎樣寫信給格羅慈基呢？不知什麼緣故他的胸裏忽然起了不少的樂趣：起初快樂還小，在胸間搖蕩著彷彿像小橡皮球兒一樣，以後那快樂就慢慢的擴大，竟像波浪的起伏一樣。娜卡也忘記想郭爾男和格羅慈基因為他的思想已經錯亂，可是那快樂却越發的長大起來，從胸脯達到手足四肢，一重喜氣好像輕微的冷風似的吹進頭腦裏來，掠著頭髮就過去。他聳著肩膀不住的微笑，連棹子和燈上的玻璃都慢慢的顫動起來，眼淚也迸出來，落在那張信紙上面。她的笑好久竟不能上住，他自己要想著，他並不是無因而笑的；他就打算趕緊想出一件可笑的事情來。

他覺得自己的笑實在來得太突兀；不禁就換一個題目來說道：

『這個小狗真可笑！這個小狗真可笑！』

他記起，昨天喝茶後格羅慈基曾同馬克新小狗鬪著玩，以後他就講起一隻聰明小狗的故事來，

那隻小狗在院子裏追趕烏鴉，烏鴉却看著他說道：——

『唉，你真是惡漢！』

那小狗並不知道那被他追趕的烏鴉是很有學問的，一下子就呆住了，疑惑了好一會子，以後又狂吠起來。

娜卡就決然道：『不，吾還是愛格羅慈基的好。』他說完這話，立刻把那封信撕掉了。

她就想著那學生，他的愛情，和自己的愛情，可不料他腦筋裏的意思老蕩樣的不定，他就胡亂的想起來；想著母親，街市，鉛筆，風琴……他想得很喜歡，他以為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好的，大的，並且喜愛的神還告訴他說這並不算希奇，還有更好的在後面。一會兒春天過去，夏天到來，他可以同母親到郭皮基去，郭納也告假往那裏去，將要同他一塊兒在花園裏閒逛，借著談心事。格羅慈基也跑來同她一起打棒球和網球，給他講可笑或奇異的事情。他十分喜歡花園，黑夜，青天，和繁星。他重新又聳著肩笑起來，他彷彿覺得室內一陣陣的花香從窗外透將進來，沁入人的心脾。

她跑到自己牀上去，在那裏坐著，也不知道那使她沉溺的喜歡是從那裏來的；他目不轉睛的瞧著掛在牀背後面的神像，喃喃的說道：

『上帝！上帝！上帝！』

(二) 侯爵夫人

一輛套著四匹肥紅馬車兒，往N修道院的大紅門裏跑將進去。好幾個修道祭司和修道士成羣站立在客室外兩傍，遠遠地看見那個馬夫和幾匹馬兒，便知道那個坐在車中的太太，正是他們的好相識，侯爵夫人魏拉第弗里洛夫納。

穿著制服的老人從車臺上跳下來，幫著侯爵夫人下車。伊揭起面網，慢慢的對着幾個修道祭司祝了一下福；回過來又向修道士低了低頭，露出親熱的樣子，便走進屋裏去了。

有些僧士替伊搬行李來，伊對他們說道：『你們的侯爵夫人不在這裏的時候，你們不覺得寂寞麼？我不在這裏已經有一個多月。現在可來了；你們看看你們的侯爵夫人罷。掌院神父那裏去啦？我的上帝，我簡直得等不及了。這個極奇怪的老頭兒！你們這裏有這樣個掌院，你們正該驕傲呢。』

掌院進來了，侯爵夫人歡然叫了一聲，兩手叉在胸前，走到他面前替他祝福。

『不，不，讓我親一下子，』伊說着，便拉着他的手，很很的連親了三次。『神父，我到底又能見你，

我夠多快樂啊！你也許要把你的侯爵夫人忘掉，我却每分鐘都想到你們這可愛的修道院來居住。你們這裏多好啊！這裏的生活親近上帝，遠離塵俗，彷彿有種特別的樂處，我精神上能夠感受得着，嘴裏却描寫不出來啊！

侯爵夫人說到這裏，小臉兒也紅起來了，淚珠兒也掉下來了。伊不住的說話，說得十分高興，但是那個七十多歲的掌院老人，帶着那付嚴澀、憂鬱、醜陋的臉兒，却一言也不發，祇斷斷續續照着軍人對上官的態度，說幾句『噓，夫人……噓……噓……明白了……』的話。

以後他問道：『夫人降臨到這裏不多住幾天麼？』

今天我在這裏住宿一夜，明天到克拉夫奇亞尼古拉也夫那裏——我同伊也許久不見了——後天再到你們這裏來，打算住三四天。神父，我打算在這裏休養休養精神呢。

侯爵夫人極愛住在N修道院裏近。二年來伊越發愛這個地方；每逢夏天時常到這裏來住上兩三天，有時候還能夠住一個星期。那些膽怯的修道士，寂靜的習慣，低矮的屋頂，扁柏的香味，儉樸的食物，和賤價的窗簾——在在都使伊動心，使伊平安，使伊生出直覺力和好念來。祇須伊在

這間屋子裏坐上半點鐘，自己便覺着自己也膽怯起來，溫和起來，自己身上也吹出扁柏的香味來。過去的事情已經遠遠的離開，喪失了他的價值，侯爵夫人便想伊年紀雖祇二十九歲，却很像個老掌院並且彷彿伊生在世上並不爲着財富，也不爲着地上的尊貴和愛情，却爲着離世獨立的寂靜生活……

一間黑暗的小屋裏，一個持齋的人正在那裏聚精會神的禱告，忽地日光窺將進來，或者一隻小鳥坐在窗上唱起歌來；那個嚴肅的持齋人不由得笑了一笑，他胸懷裏，從那憂愁罪孽的心思底下，彷彿水從石頭底下一般，流出一線寧靜清白的快樂來。侯爵夫人便覺得那快樂正彷彿從外面帶來些慰藉物，如日光小鳥一般。伊那慇懃高興的笑容，敏捷的眼勢，玩笑的聲音，還有那巧小玲瓏的身體，穿着黑色的尋常衣服，在普通性情冷澀的人眼裏顯出來，正能逗起他們平和快樂的情感。個個人看着伊，都想到：『上帝送來安琪兒給我們呢。』伊覺着每人都這樣想，便越發笑得慇懃起來，竭力去模倣那隻小鳥。

伊喝了點茶，休息一會兒，便走出去遊逛。那時候太陽已落。一陣香噴噴的花草潮氣，從修道院

的花園那裏直吹到侯爵夫人身上；教堂裏輕輕送來些男子唱詩的聲音，遠遠地聽來又有趣又沉痛。那時候正舉行夜禱。黑暗的窗裏，燈光半明半暗的耀着，牆上影兒顯着老僧的臉龐，他正坐在禱告室神像傍邊，面前圍着一羣僧士，叫人看着越描出靜謐的境界，侯爵夫人幾乎要哭將出來。

大門後邊，牆根和樺樹中間的甬道上，放着幾個石凳，那塊地方已經顯出夜來的景緻。天空快速的黑暗起來。侯爵夫人走到通道上，坐在石凳上面冥想起來。

伊想着最好能一世住在這個修道院裏，過那恬靜寂寞的生涯；最好能忘掉那荒蕪負恩的侯爵和自己極大的爵位身分；最好能忘掉那每天來吵擾他的債主，和自己許多不幸的事故；並且最好能忘掉今天早晨扮出那副惡毒臉容的女僕達沙。伊又想最好能一世坐在這石凳上，從樺樹幹裏看山下夜霧成團地在空中布滿着；遠遠裏樹林上面許多烏鴉，衝開面網似的黑雲，飛投宿巢；兩個修道士，一個騎着匹劣馬，一個步行着在那裏趕馬到馬廐裏去，他們兩人身入這個自由的天地裏，十分喜歡，不由得小孩似的嬉戲起來；他們那年輕的嗓音，很響的在不動空氣裏

顫動四佈，每一句話，遠遠裏都能聽得見。最好坐在那裏靜靜的聽着：一會兒微風過處，樺樹頂兒漸漸地顫動起來，一會兒蛙兒藏在去年的樹葉堆裏，鳴叫起來，一會兒牆後鐘聲鏗鏘的響將起來……最好坐在這裏不動不彈的聽着，想着，想着……。

一個老婦人負着背囊，從伊面前走過。侯爵夫人想着最好把這老婦人攔住，同伊說幾句安慰知心的話語，再幫助幫助她。但是老婦人一次也不向伊望，沿着牆角，急匆匆的走去了。

等了一會兒，甬道上顯出一個斑白鬚鬚的高身男子來，他頭上戴着一頂草帽。他走近侯爵夫人面前，除下帽子，鞠了一躬。侯爵夫人看着那大白禿頭，和尖利彎曲的鼻子，立刻就知道那人是米海爾意溫諾菲奇醫生，他五年前曾在伊那杜鮑夫卡地方當過醫生，所以認識他。伊斗憶起彷彿誰曾對他提過去年這個醫生死去妻子，伊便打算安慰他一下。

伊含着笑慇懃問道：『醫生，你大概不認識我了麼？』

醫生重又除下帽兒說道：『不，夫人，認識的。』

『唔，謝謝你；我幾乎以爲你已經忘掉了自己的侯爵夫人了。人類祇記得自己的仇敵，却永遠